

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彙編

主編 張羽新 趙曙青
副主編 張雙志

整理編纂 張羽新 張雙志

第二十六冊

學苑出版社

夷情疏

哈密嗣守

姚夔

夷情疏

看得扶弱保小王者至仁興滅繼絕朝廷大義今哈密雖微附我邊境祖宗以來世封爵以為西域藩捍綠國無其主眾叛親離其王母一婦人流離困苦新復境土國人控訴再三情實哀切無非欲仗朝廷威靈選擇一人賜與名號總理衛事庶幾人民有所歸戴土地不致丘墟設使朝廷置之不問彼將投托別部非惟為邊境之憂抑且失懷柔之禮會同府部等衙門從長計議得哈密雖蕞爾小夷朝廷設置衛分已久今嗣守乏人控訴哀切義不可不為處置照得把塔木兒係已故忠順王脫歡帖木兒外甥嘗授都督同知職事於哈密為至親於人望為重宜其為彼眾所信服但王母奏保的確情詞難以遽授王爵今都督毋雜法兒等既合辭奏報合無俯順夷情將都督同知把塔木兒量陞一級重其名號請勅一道假以威權另鑄哈密衛銅印一顆俾其收佩

哈密王印為土番番所掠未歸

改漢另鑄銅印銅印所以輕之也
行用上以輔佐王母下以管束人民候過三年果為王母所信託為國人所親戴事妥民安得長人之體宜從王母并合國人民奏請定奪仍請勅一道曉諭王母努温答失俾知朝廷矜恤之意如此則邊夷有賴而事體得宜矣

（姚文敏集）卷之一

哈密志

哈密 王世貞

哈密志

哈密故唐伊州也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為西域諸國之喉咽元成化中威武王安克木帖兒居之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封為忠順王賜金印即其地置哈密曲先軍東軍東左凡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

皇明經世編

王弇州集 卷之一

哈密

十四

平露堂

貢使至者咸置哈密譯文具聞乃發而土魯番者強番也控弦可五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脫脫卒子孛羅帖木兒立為其下者林所弑王母弩溫蒼力守國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調其眾掠赤斤蒙古不從志即以兵劫王母及金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慎遁肅州久之甘肅守臣奏納罕慎復王哈密而阿力死子阿黑麻代之罕慎貪而殘夫夷眾心弘治初阿黑麻挾詐殺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非王裔不稱請自王哈密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不許仍賜璽書切責阿黑

麻悔懼上金印及還所據城詔褒予金帛有差乃行求忠順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陝巴為王使哈密頭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刺灰夷掠土魯番阿黑麻怒復以兵入劫陝巴及金印而支解阿木郎以殉弘治六年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綏謙經畧之成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兩廣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略罕東諸衛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謫免矣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百騎甘肅撫臣許進帥臣劉寧謀知之乃以三千騎

皇明經世編

王弇州集 卷之一

哈密

十五

平露堂

襲破哈密牙蘭走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宥其脅從者八百人還陞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乃奏送回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咸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復故封遣兵護之國所以勞賜阿黑麻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以陝巴嗜酒倍剋欲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為王陝巴懼跳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帖木兒弗果來都督寫亦虎仙等部誅謀叛者迎陝巴復之十七年卒子拜牙即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

依中國留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上
書求真帖木兒未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衣幣
護之出境而滿速兒已復襲下哈密遂拜牙即走詔
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經略之澤宿將也度未易兵
定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
滿速兒喜因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輒上書
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謀知兵罷即不肯
遽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絕且
頗與肅降夷款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而
皇明經世編 王弇州集 卷之一 冷密 六 平露堂
阻勞賜金幣不出關于是滿速兒以萬騎寇肅州游
擊芮寧出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疑其
使內應悉捶殺之而使使媾瓦刺達兵掠土魯番部
落速壇兒狼狽走軍從後徼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
書王瓊與澤有郤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輕率專
擅激變喪師上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
獲已奪官又捕陳九疇下之獄亡何武宗崩給事
御史劾王瓊挾私忌功廷和爲內主乃逮瓊戍之起
彭澤爲兵部尚書出陳九疇于獄以都御史撫甘肅

尋速壇兒以二萬騎入甘州焚廬舍剽人畜九疇拒
之出境斬獲亦相當又遇海西虜亦不刺敗之鹵首
百餘即上言速壇中流矢死矣捷聞遷秩有差會廷
和坐議禮罷彭澤亦罷新貴人璵等用事廷和嘗也
知王瓊怨之故力薦爲西帥瓊復上書辨澤九疇事
且言速壇兒實不忒按驗當九疇誣罔論戍而瓊出
揚兵境上諭速壇兒利害遷哈密罕東諸部散之近
地速壇兒警不敢爲寇諸國稍通貢然哈密竟不復
城而金印失矣尚書胡世寧略士也與璵等善然頗
皇明經世編 王弇州集 卷之一 冷密 七 平露堂
不甚直瓊而極言九疇材武數推轂不果用夫國家
立哈密欲以爲外臣藩西陲耳卒之兵連禍結其害
何如也卽厭兵不能滅土魯番棄哈密閉關絕朝貢
寘之度外可也兵不足威賞不足結奈之何竭中國
之財力而填之竟取辱也雖然其內事猶有可論者
夫彭澤躁而輕然其不用兵旨可採也陳九疇果而
擅然其材不可失也功罪亦相當楊廷和似有挾然
其所超進皆才也王瓊愎而修怨然其經略之策似
長也璵等似公然其所快在私也合而論之可思已

處置夷情復國土以繼封爵疏

王越

處置夷情復國土以繼封爵疏 哈密續封

臣等竊惟鎮邊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
哈密乃 聖祖開創之國陝巴寶殘元的派之孫夫
何隣夷不道攻奪殺虜城池空虛致勞王師遠討今
彼既悔罪哈密當復若哈密不復則苦峪難守苦峪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卷之一

哈密續封

十一

平露堂

五

不守則肅州之外皆為敵境此所以貽九重西顧之
憂也臣等濫膺委寄敢不殫心竭力以成久遠安攘
之圖但興滅繼絕自古帝王經治天下之大道事體
甚重力行甚難臣等才識凡庸經略宏規悉照廷議
舉措茲者會議得處大事貴乘其勢懷夷狄在順其
情哈密自始封忠順王脫脫已故無嗣王母守國被
土魯番速壇阿力將王母并金印虜去國土殘破後
都督罕慎恢復舊疆甫及成立尋被速壇阿黑麻殺
害國勢益微 朝廷為念哈密乃 太宗皇帝所封

之國不忍坐視絕系以陝巴係安定王的派與忠順

元祖也

王俱係成吉思支派差人於曲先地面撫取前來襲
封王爵令其繼守哈密未幾又為阿黑麻所虜 朝

廷震怒遠投拘留之使顯絕西來之貢西夷諸國歸
怨本酋又因兵臨哈密天威遠振本酋畏禍方復送

還陝巴獻還城池遣人納款雖今日 綸音未達於
酋耳往時殊錫未入於穹廬虜情誠篤有未可必但

本酋今已奉書通款悔心頗切善念方新若使復視
近日 敕諭賞賜必愈感激納款有加此正勢有可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卷之一

哈密續封

十一

平露堂

五

乘機不可失之時既該各官審據哈密一種大頭目
供稱陝巴根基正大情愿隨助守國別無異詞且察
陝巴語言器識頗優夷類足以壓眾其同宗根基再
其後陝巴竟不為有哈密
無可立之人要將陝巴前去哈密住守不候土魯番
貢使到來意在早建安攘之策坐收繼絕之功必其
計慮周詳處置停妥一成不壞保無後艱且各官俱
領經略重寄貴在紓憂敢不殫心竭力自貽其悔所
據陝巴既已准其仍封王爵其先降金印冠服等物
及陝巴求請之數相應給與其先隨前去夷人必湏

選發精壯者一千餘名。沿途防護。及到彼守禦。方保無虞。各夷所種苦峪田禾。亦聽其量分家口。收割以資食用。又須責諭奄克李刺。即便管領回還哈密併守。毋令留戀別土。至於哈密城池房屋。累遭兵燹。殘始毀盡。動調軍夫。與之脩築。險遠可慮。今各夷欲自整理。必須量給以助其成。口糧牛具種子。舊有定例。亦須驗給。令自變運。事體亦便。其奄克李刺。既與陝巴心志未孚。終爲後累。與之結親。誠爲通好釋嫌善計。都督近迭力迷失等。乃哈刺灰頭目。原非哈密之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哈密類計

卷之一

平露堂

人。最爲狡悍。每藏禍心。今陝巴初立。羽翼未成。若令本夷阿去。及將家丁給還各夷。無所顧戀。倘生叛意。勾通強虜。哈密之害。有不可言。必量爲處置。以除厲階。其回回等項。頭目寫亦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城堡番達頭目。或協守哈密。或爲哈密聲援。與夫小禿野也克力人罕禿等夷。俱與哈密輔車相依。不與賞列。似爲缺典。况陝巴復國之初。正宜溥其恩禮。以結諸夷。以敵和好。各官又已自行措辦。不勞內帑。典此大典。奚惜小費。凡此皆區畫安攘之術。下以帖服

夷情。上以寧妥宗社。爲計之得。孰有外於是哉。

禦寇方略疏

邊防

臣准兵部咨。該臣與寧晉伯劉聚題。先該本部備鎮守陝西太監劉祥等。開陳禦寇方略。奏行臣等計議。欲將遊擊將軍緱謙。統領官軍在朔州等處操守。延綏有警。卽同山西遊擊將軍王璽。過河會合總兵官許寧。併力夾擊。偏頭關亦有精兵數千。止隔一河。尤便策應。寧夏令總兵等官范瑾等。將馬隊官軍盡數選領。於有居民去處操守。陝西固原等處。係賊經行要路。甘涼官軍遠來防守。本處官軍却往甘涼備禦。兩不得便。將黃河迤東甘涼備禦蘭州等處。并西安三衛兩班官軍。通選精銳馬步共一萬員名。充與馬匹。慎擇將官。統領分布平涼固原海刺都等處。預備原守環慶官軍。照舊守禦。及推選得宣府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周玉。延綏叅將署都指揮僉事岳嵩。俱堪委任。請命一員。充總兵官。遇警會合范瑾等。表裏追擊。其餘調來客兵。盡數放回。用蘇兵民疲困等因。具題。臣等議擬甘涼孤懸河西。亦不可缺人防守。既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邊防

卷之一

平露堂

將彼處原調腹裏洮岷等衛輪班官軍存留固原等處河西甘涼等衛調來客兵發回原處操守周玉岳嵩雖謀勇可取俱新任未久况總兵太多不無難以行軍仍令都督同知馬儀等各照數統領前項兩班軍馬就於固原等處住劄調度殺賊其原調來官軍聽從酌量存留有警會同都督白玉等并叅將趙順出兵截殺延綏東西二路地方令張遐許寧余子俊調度寧夏花馬池一帶地方令范瑾徐廷章調度陝西固原等處地方令白玉馬文昇馬儀等調度劉聚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邊防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總兵官寧晉伯劉聚又計議得虜酋李忽等自成化五年以來陸續擁衆過入河套不時入寇至今五年之上朝廷節命監督太監傅恭頤恒總兵官撫寧侯朱永武靖侯趙輔寧晉伯劉聚等皆同臣調度各處官軍勦殺累於寺子川開荒川魚兒河柳樹會漫天嶺等處與賊大戰痛遭挫殺敗走擒斬數多其餘蘆溝兒小蒜澗等處節被追殺擒斬又不下數十餘次然而終不肯渡河而去者蓋由河北懼有讐敵沿邊易於搶掠套中便於住牧每待水開馬瘦之時倚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邊防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仗黃河阻隔得以無事年復一年遂成巢穴借使李忽等遁去別枝醜虜亦難保其不來久困兵民何時得以休息往年毛里孩等雖稱入套爲寇衆虜歸一外無疑懼所以隨來隨去比之於今事殊勢異自然去留不同其原調大同宣府官軍經年征戍艱苦萬狀中間有遺下妻女在家因是無人顧瞻多致逃走反至今秋放班回衛各要置辦軍裝衣鞋賂補馬匹等項又多有鬻賣妻子典當田宅者甚至家貧無可奈何往往糾合逃避軍士疲弊已至如此豈有戰心

各該遊擊等官備由開報情實可憐臣等雖申以禁令勉以忠義加以優恤人情不堪終亦號訴不已陝西河南山西三省人民連年轉輸其間隣近者或有送納本色其餘皆輕齎來邊收買上納奈民力已盡無所取給今延綏一帶直抵陝西山西地方春夏無雨麥豆枯乾穀皆未種縱有雨澤夏至已過不能種穀至秋派納糧草從何收買即日榆林等處每銀壹錢止買倉米六升新米四升米價騰貴軍民饑餓多有挑掘野菜採食樹皮樹葉日見流移甚為可憂臣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邊防

卷之一 平露堂

等叨受重寄敢不盡心竭力用圖報稱緣各處人馬俱已放回所留甘涼一萬止可於固原等處分守臣等帶領大同宣府遊兵一萬隨宜往來調度沿邊草束不敷欲為存省境內又無草場兼以亢旱有草亦皆不長無處牧放馬匹若此虜月下入寇即當併力拒敵如延久不來侵犯數月之後草束盡絕軍馬難以存住臣等縱然勉強支持到於今冬倘賊果不渡河欲退則防守不足欲守則供餉不繼賊却入境進退兩難言卒之際方纔具奏恐難措理越今臣等在

此守禦早圖經久之策俾三邊俱有常規庶不臨時有悞軍機重事且以陝西計之平涼固原四衝入達實為襟喉之地達賊長從此處入寇滿四亦嘗於此作亂彼中添設將官以鎮之誠為良便今以馬儀從宜防守乃是一時之權以後本官回還地方依舊空虛臣等所舉周玉岳嵩委堪此任若以各官職任未久輒難陞用其都指揮僉事王璽累經戰陣頗歷歲年謀而有守勇而不苛近克寧夏副將本處軍馬除遊擊將軍祝雄統領之外范瑾所領不及二千王璽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邊防

卷之一 平露堂

到彼不過徒擁虛器合無令王璽克受前任然欲成大事必假以總兵官名目陝西鎮守官真可以取回就令本官鎮守統制見留并陝西靖虜官軍務在專心操習軍馬整飭戰具一遇達賊侵犯就便會合范瑾等表裏夾擊以圖成功賊若在套不敢深入乘空脩理城池拒截要險且耕且守以逸待勞又隣近俱有草場便於收放採積可以省節民力見今荒歉或有聚眾山林不勞動調別處人馬即可擒捕如無成效罪在不宥即日暫令本官與馬儀等公同防守比

及至冬兵將相識。可以獨任。陝西經久之策。無出於此。以延綏計之。地方險陡。軍民俱有崖窻。可以藏避。本處馬隊官軍。約有一萬七千之上。又有原選見在精壯土兵。三千八百餘名。皆有馬匹。共該二萬一千員名。今官軍馬匹。除倒死并瘦弱等項。見在堪騎戰者。不及五千之上。土兵全不操習。止是雜項差使。則二萬以上軍馬。止約五千。其餘俱各閑住。却調客兵一萬。經年在外征戍。不無事體倒置。今若令缺馬官軍。補買完足。疲弱等項。僭喂廳息。土兵俱入隊伍。一體操練。足約一萬六千之兵。多於客兵之數。况各人熟知地里。坐守家業。無事依時訓練。有警徑自截殺。若是兵力不敷。其山西遊擊官軍三千。比時專為延綏而設。今在灰溝營等處住劄。與清水營相離四十里。偏頭關與延綏。亦止隔一河。本關除遊兵之外。尚有堪戰軍馬四千。於內選出一千。聽候河西傳報聲息。警急。船隻一便。一同渡河。協助戰守。大同遊兵。亦選三千。在大二右衛。或朔州。操守。相隔延綏。止是四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邊防

千

平露堂

僅一關。偏頭關。灰溝營。傳報。挨次而進。足可應援。賊

情事緩。即回本處操守。用省邊備。延綏經人之策。無出於此。以寧夏計之。本處久因無賊。犯邊。官軍少。經戰陣。所以遇賊。不能捍禦。賊知兵力不支。常於彼處肆意侵凌。至於韋州等處。軍餘人等。自去歲大賊出境之後。亦各乘機。假裝達子。搶掠人畜。邀截道糧。近被祝雄拿獲。見今問理。本處奸宄之徒。尚不能擒。豈能摧破強虜。合無責令總兵官范瑾。遊擊將軍祝雄等。公同鎮守。巡撫官員。將馬隊官軍。逐一揀選。老弱不堪者。令本家少壯餘丁。代替。如無餘丁。通於守城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邊防

王

平露堂

步操屯田。項下照數選補馬匹。亦各看選。不敷之數。設法買補。務要人馬精強。器械犀利。日逐嚴加訓練。蓄養銳氣。不許循私占役。有妨調用。遇賊深入。與固原靖虜慶陽等處。人馬足可併力夾擊。寧夏經久之策。無出於此。臣等相度地里。審察時宜。晝思夜度。晝此經久之計。此策若行。各該守鎮官員。率肯同心。協謀躬行。實踐不事虛文。半年之間。事必就緒。賊雖久住。我亦不勞較之。調兵運糧。甚為優逸。此係軍國重計。伏望 皇上。俯察臣等所言。乞 敕該部早為參

詳計議奏請定奪而行。則邊方幸甚。

(明經世文編·王威寧文集)卷之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邊防

三

平露堂

議吐魯番人貢事

李承勛

議吐魯番入貢事

吐番入貢

甘肅之憂在糧食不足。恐日後不能自守。而吐魯番之患其次也。方木蘭既降。彼之謀主已喪。雖誠偽不可知。羈住甘州。在我掌握。但須豐其廩餼。以堅其歸心。保其妻子。以制其逸志。謹其防閑。以消其他虞。可也。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吐番入貢

五

平露堂

也。帶來瓜沙諸夷。就食于我者。聞已大半各還舊居。若其果然。又邊境一幸也。如有未去者。速宜濟以行糧。勸令早歸本土。趁時耕種。在彼為長久之便。在我無肘腋之患矣。其入貢諸夷。于吐魯番宜諭以瓜沙諸夷皆我良民。防爾擾害。遠來附我。今已遣還爾等。宜各守封疆。毋相侵害。則進貢之路。長久可保。若仍前侵擾。彼來赴愬。則當拘爾貢使。絕爾賞賜。依前閉關。不復容爾往來矣。于天方諸國使臣。宜諭往歲閉關。止因吐魯番犯順。爾等自來忠順。不在所絕。今後

宜依期入貢。聖主義見常在柔遠下不貴異物。毋得常格外別貢珍玩以邀厚賞。又聞諸夷入關各官頗有求索。沿途又多稽難。宴犒之類亦甚菲惡。宜通行戒諭。毋致生怨起釁。至于哈密一事。固未敢遽議興復。以勞人費財。亦未可輕議棄置。以奉瓜沙諸夷仰望之心。姑羈縻之而已。其吐魯番國勢昔有人自其國逃來。言彼國都東西可二三百里。南北七八十三人。以種植田獵為業。帳族散處。每帳能載者三分之一。通國一起可五六千人。必數月而後合。命則其主延首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吐番會貢

卷之一

平露堂

領及散卒素有謀者。竝入一密室謀之。室中上鋪紅毯。其主南向而坐。東西相向。各鋪白氈。首領以下。依次就坐。主乃策其下曰。我等出兵若中國布如此。陳何以破之。用如此器。何以禦之。首領以次各陳其見。擇一善者。乃殺牛設誓。期以必死。故每戰雖敗不退。最能支久。自彼國至哈密六百餘里。經黑風川三百餘里。無水草。瓦刺多于此。邀而覆之。自哈密至嘉峪關。一千二百里。亦有無水草去處。成化時劉寧出軍四十八日。而後到。路雖近而行難故也。三子速檀滿

速兒有同母弟曰巴巴。又最強。素欺其兄。異日必奪其國。異母弟二人曰真帖木。忍帖木。僅能自存。彼將入寇。必驅瓜沙諸夷。以為前驅。又約瓦刺。以助其聲勢。使我鎮巡有謀。宜結瓦刺。以伐其交。厚瓜沙諸夷。以為間諜。俟其兵至肅州。我但堅守不出。小堡難守者。悉併入大堡而堅守之。數日之後。彼之銳氣無他。自然挫矣。我乃出兵二三千。立牢固營盤而守之。每出游軼。以擾其牧。放彼追則走。彼去復來。不過數日。彼將計窮而遁。歸。俟彼逐路。我以精兵隨其後。彼若來攻。固守而不與交鋒。我無亡矢遺鏃。而彼之進退。狼狽。則瓦刺瓜沙皆將作難于彼。而我收全功。至于所以挑瓦刺瓜沙者。又在將官用机用智。難預圖也。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吐番會貢

卷之一

平露堂

(明經世文編·李康惠公奏疏)卷之一

復土魯番義疏

胡世寧

復土魯番議疏

土魯番

疏上得命旨公基結亦載此覆疏亦有獨見指畫

臣等看得土魯番回夷變詐多端求索無厭自來侵

犯為患我邊惟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朝廷御之亦惟

選將練兵廣屯積穀嚴夷夏之分以絕其內間公賞

罰之施以勵其外攘遇彼來寇則殺去奔勿追間有

窮迫而慕義來歸則撫而有之以為我藩籬納款而

誠心來貢則禮而待之以施彼恩信雖自古帝王及

我祖宗所以安中國而撫四夷之道不過如此未

聞敵中國以事外夷撤藩籬而延寇賊者也今查此

傳自弘治年間連次用計殺虜哈密嗣王罕慎陝巴

不聽撫處至欲領兵一萬攻我肅州我孝宗敬皇

帝赫然震怒特准謀臣奏議執其貢使一百八十一

名兩廣安置絕彼通貢彼遂失我器用藥物不能為

生諸夷怨彼彼方悔過送還陝巴後復許貢彼得漸

置奸回於我國中上自京師下至甘肅無處不有其

人無處不通其交結而受其反間積至正德十一年

大學入寇意圖原置奸回斬巴彥思高名等內應外

合亦如先取哈密故智唾手而取肅州幸得先任兵

備副使陳九疇一時奮勇打死內應奸回殺退外攻

各賊而又近差內附夷兵劫其老營外結瓦刺達子

搗其巢穴彼番大創乃因內間反致九疇死罪暨蒙

皇帝卽位開釋復用九疇巡撫甘肅又值彼番入舉

入寇又被九疇督兵敵退奏請閉關絕貢彼番復縱

反間仍致九疇得罪而聲言求貢不許必來搶虜報

復以恐赫吾人然迄今四年並不敵一騎來侵近該

提督等官奏准通貢將原欲安置兩廣番使盡許放

回今貢使未多入關而彼番又使虎目虎力納咱兒

等以間信通和為詞勾引瓦刺達子數千直抵肅州

近城若非遊擊將軍彭濟兵備副使趙載謀勇相資

素有備禦而臨時遇敵又或私創九疇之禍恪守通

和之說遲疑不敢發兵出戰而又非得素撫屬番助

斬賊首則肅州城池必為所破而甘州以西五百里

地方必皆難守矣此閉關通貢誠利缺害不待智者

而知也今各官奏內又執番本所言陳九疇壞事為詞

以見罪不在已。且既稱黃州堪堡有先來進貢夷人三十九名在內。上城與堡外回賊答話。下城就將堡內防夷遊軍陳經等一十九名細縛。捨去六名。又過四項堡。綁去按伏遊兵張計月等四名。夜不收二名。別遞番書。言會眾番王備下人馬五萬。又有五千至此。又出謾言。虜情變詐如此。而各官奏內。又稱各夷答話。已有悔悔之意。又欲原其求貢之情。宥其不知之罪。仍照原議。起送赴京。以圖罷兵。息民前後若相抵牾。事在彼中。臣等勢難逕度。况蒙 聖恩業已許貢。番使臨門。彼處官司戒前。慮後必不敢據理揚威。一時拒絕。又况 天朝政令當一。臣等亦不敢輕議。朝令夕改。遽言絕貢。及照提督尚書王大才通變。必有奇術。轉危為安。有非臣等常慮所及。再照詹事霍韜所奏。為國遠慮甚切。而其查訪近事未真。臣等逐一參詳。其稱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而遽許通貢。恐我心益驕。而邊患愈滋。藥石之言也。乃以番文無印信。足徵為疑。不知番文雖有印信。又何足徵。而足以制其死命乎。蓋惟在我識其變詐。而弗落其計中。以疑我忠臣。地我邊備。則可矣。牙木蘭若原彼世臣。擁

帳二千來降。輕納則後患委的難測。臣等昔未到部。親理其事。詳究其實。則亦與韜同此見也。今究其實。今遊來我近邊。求和不得。入寇不敢。受疑避罪。束身來歸。事為反正。與其親弟滿刺添亂。兒輩主僕六人耳。借來老弱男婦數千。乃自瓜沙屬番帖木歌土巴之眾。是皆邊官業已受之。而奏聞 朝廷。初不之禁矣。今彼窮迫無歸。而我撫處已定。近者回達入境。彼已斬送首級來報。矣。更欲驅遣彼無所往。勢將轉恩為仇。事變可虞。而或乘其飢疲。遂加撲滅。則又非 聖皇之恩也。當此之時。正當撫而有之。以招彼攜貳。而益我藩籬耳。然臣等自來。反復思慮。惟欲固我邊疆。保我中國耳。至于與復哈密之事。則臣等綿力菲才。念初不及于此也。臣等昔時愚見。惟聞哈密之地。外隔流沙。距我肅州一千五百里。比之 太祖昔建大寧都司于境外四百餘里。而 太宗遷置於今保定。 太宗初置交趾布政司郡縣其地。而 宣宗奔之安南。初不知其為奔。 祖宗疆土也。哈密主初封忠順王者。乃元遺孽。我 太宗皇帝於永樂二年封之。三年即故立其兒子。未幾即絕。而強立非其子孫。

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殺虜。今其主自願歸番而反欲引彼入寇，其民皆四散無遺矣。故臣等初亦以爲比之國初立元遺孽爲和寧王，爲順寧王，爲安定王者，事同一體。而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皆不知其存亡有無，則興復哈密之事，臣等初慮實不及此也。而更私憂以爲若撫他番以王哈密，則今牙木蘭主僕六人，決不能往，使其他虜爲之恐其強則叛我而入寇，弱則畏彼而從之，誠難保其爲不侵不叛之臣也。昔漢武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者，正今甘肅之地爾。若謂哈密興復而遂能絕北狄之逼西戎，以固我甘肅，保我陝西地方，則今宣府大同延綏三重鎮不能邀截北虜之過河入套也。哈密之復，其功豈能勝我三鎮。臣等初見以爲立之無益，而歲受土魯番之挾我，以爲奸利，則宜有覺而速改。故興復哈密之事，臣等念不及此也。今聞議者有謂勸陛下弃祖宗疆場之言，臣等口噤目眩，數日不能出一言。願惟提督尚書王與韜皆素有高世之見，非臣等淺昧所及。故願興復哈密一事，特行王在彼處之耳。今據各官所奏事情，除前回達入寇實計

若干，我軍斬獲陣亡及被殺虜人畜各有若干，有無重大失事，隱匿不報情弊，本部照常行彼巡按勘實另行外，臣等愚見欲乞 聖明賜敕一道，特委提督尚書王，令其會彼甘肅鎮巡管屯都御史等官，通照土魯番夷使而責諭之曰：爾初兩次入寇，皆被我陳都堂殺敗，而又奏准開關，絕爾通貢，且欲盡將爾貢使安置兩廣，爾不得我中國藥物器用，無以爲生，結怨諸夷，爾累次遞番文求貢，而聲言不從，則大舉入寇。然因五年之間，竟不敢來我邊，臣亦嘗爲爾奏求通貢。朝廷疑爾昔日之惡，累奏不准。今來我邊，憐爾窮困，不顧利害，保爾誠心悔罪，再不入寇。朝廷惟信我言，准爾通貢。今爾却令虎力納咱兒等勾引瓦刺數千寇我肅州，今已被我軍殺敗。使 朝廷因此不信我言，將如之何。若此出爾王子速壇滿速兒之言，則新舊番夷皆當斬首梟令邊關，而遂舉兵進剿。何貢之有。然我 天子是大聖人，以天下爲度，視爾小夷欺擾猶蟻虱搔癢于皮膚也，豈足爲計。但我邊臣仗義宣威，豈甘受爾欺誑。爾昔番文謾言，要我奏十三布政人待爾，此言我猶不忍爾奏也。使其奏

聞天子震怒命我止發三鎮兵十萬直搗爾巢穴爾問爾國老成人爾番人自漢以來有能敵我中國兵否我更奏計朝廷銀十萬兩好段好馬各十萬匹令人曉諭近爾各種番達能斬爾回回一首者賞銀十兩好段好馬各一匹有能斬首千級來獻者卽封爲忠順王使居哈密歲許通貢賞賜不絕爾回回之首能存幾何但聞爾言前此入寇乃虎刺納咱兒私擅所爲王子止是使他來求貢以此未忍罪爾舊留貢使姑放出關新來貢使亦放入關但今每起入關止許十人多不過十五人其多餘人數勒令回回原帶貢物俱許驗交來者順帶來京賞物亦聽帶回散給經過地方止許一日一站不許延住二日有過三日者卽不應付敢有似前驕縱不聽約束者輕則編置兩廣重則斬首地方仍令先回番使賈諭王子連壇滿速兒知道今來入寇他果不知則將虎力納咱兒等械送入關以憑斬首示衆若係瓦刺誘哄得來則將瓦刺入寇之人斬首百十來獻虎力納咱兒亦免其罪今次貢使旣得放回後無再犯許貢不絕若不將虎力納咱兒等械送治罪又不斬送瓦刺入

寇人首級則明是王子知道縱惡今次進貢人安置兩廣連賞賜禮物通不發回再有侵犯必如前言征勦如此責諭庶幾威信並行彼必知所斂戢矣更敕王璉務要爲國忠謀遠慮力求興復哈密善後之策除前瓜沙屬番帖木哥日羔刺土巴等及原哈密遣民畏兀兒哈刺灰避禍來歸者不許逼回哈密驅置虎口撤我藩籬損我天子好生之德益彼夷虜人寇之黨外其餘凡有宗派才力堪以服衆爲王而近彼各夷之願從立國者及近彼地方各種諸戎有能共滅土魯番者卽許爲忠順王聽居哈密悉從本官安處停當可信其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奏請欽斷給印封爵臣等不敢輕議亦不敢偏阻也臣等又竊料土魯番聲勢其民皆安土飽食不願入寇其主連壇滿速兒先倚二大將火者他只丁牙木蘭統兵于外而寫亦虎仙等數番使爲間于我中國耳今火者他只丁已殺寫亦虎仙等已誅而牙木蘭又携武來歸其勢蓋已漸弱故欲發兵五百近執牙木蘭等於瓜州尚遲疑不敢而致其來歸况今哈密來至嘉峪關一帶千五百餘里其地先有罕斤東赤等衛原

我屬番。被彼驅脅。供饋無資。又過流沙無水。可得益。其入寇比前益難。故今甘肅所憂不專在土魯番。而南有亦卜刺。北有瓦刺。皆北狄驍勁。瓦刺又比土魯番離我頗近。先時都御史許進之入哈密城。陳九疇之殺退土魯番。皆結彼爲援。今反被土魯番勾引來寇。此而得慣。則甚可憂也。宜敕邊臣。無以能招土魯番入貢爲功。而以諸達在近。恐其寇我難禦爲患。故今當以通番納貢爲權宜。以足食固邊爲久計。然足食之計。今時甚難。而霍韜奏欲招商中鹽納穀。聽商募民種穀。實爲有益。陛下已命戶部議覆。而臣等亦有計處與之相符。先奏亦該戶部議覆。本部案候另行外。惟照瓦刺之來。而被我邊臣敵退。甚怨土魯番之誤。使我邊臣有識。固可利而誘之。以殺彼番。使其自相携貳。以不爲我害。此伐交之術。今雖日久。猶可行也。然衆皆憂甘肅之危日甚。而臣等不揣竊有轉危爲安之術。惟在 聖明張主於上。一轉移之間而已。蓋今彼中事情。言者不一。而聞者多疑。欲乞聖明獨斷。選差御史一員。部屬官一員。必其曉事不欺而誠心爲國。不隨勢變遷之人。以往於彼邊境道

里。軍民休戚。虜情強弱。何背邊臣。草奏虛實。各項事情。應該作何區處。各處屯田。應該何計開墾。及凡軍儲何計可足。邊圉何術能固。逐一勘實。漸次奏聞。若彼先奏皆實。原處無差者。即便會同鎮巡等官。安處停當。務求堅久。不許朝令夕改。若先奏可疑。原處未常。作急奏聞區處。仍乞發自 聖心。見得當此隆冬。念及肅州邊城。極遠孤危。而又被虜磨戰之苦。令資綵段布絹各若干疋。銀一二十萬兩。前去宣布我皇上恩德。垂念至意。內將軍民曾經對敵守城者。各賞布二疋。指揮千百戶各賞絹一疋。都指揮各綵段一疋。陣亡及殺賊獲功者。各賞銀二十兩。仍紀其功。應陞應襲官職。照舊陞襲。陣亡者各賞銀五兩。遊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各賞綵段一表裏。前報功次。勘實。仍依提督尚書王瓊等所奏。彭濬於實授都指揮僉事上量陞一級。趙載陞叅政職事。仍管肅州兵備。以後二三年。撫處成功。仍依御史熊爵所奏。超擢都御史。在彼巡撫。其原附久住哈密遺民。哈刺仄畏兀兒及先今來歸瓜沙屬番。日羔刺帖木哥土巴等部下人衆。皆每家賞布一疋。頭目三人。各段一疋。

論以我 天子恩德萬里差官來撫爾衆救爾生命
其新附願歸原土者聽歸原土其不願歸不敢歸者
措給牛與種子聽其赴時耕牧爲築城池堅固約以
世爲我臣不侵不叛虜來近邊則堅壁清野使彼野
無所掠食無所資不能一朝居此虜若寇我則爾出
兵以牽其後虜若攻爾則我出兵以解其圍爾我相
爲犄角永保爾生生彼必感悅而世爲我藩衛虜寇
益少而邊圉益固比之遠復哈密爲力易而所得多
至于牙木蘭悔罪歸正弃戎卽華情亦可嘉伏乞
聖恩量授一官特賜冠帶衣服一套其弟滿刺添兒
兒量與冠帶通事名色跟來三四人俱克勇士食糧
使居甘州三二月以耀彼國人而招懷來者仍送來
京居住以審彼國俗而料我邊事所益多矣

奏敘述哈密土番詳悉皆依擬施行
(明經世文編·胡端敏公奏議)卷之三)

賀少傅兵部尚書晉溪王公平土番序

康海

賀少傅兵部尚書晉溪王公平土番序

平番

國家封哈密爲榆關以西之外藩當時哈密旣強又
受有 天朝顯封諸蕃莫敢抗也逮成化弘治以來
土魯蕃強噬諸蕃奪哈密逐其君積六十年漸不可
制 孝宗雖嘗命文武大臣與師問罪擣其巢穴矣
王師北還而驕悍如故賞之不厭其心威之不致其
畏固以軌事諸公之過也何也 國家以一統之盛
臣服萬方土魯雖強竊據西北一席之地而叛服不
常如此我義未直兵則何畏我求方劇子則何恩是
以信義不行綏靖無法徒厯廟堂籌顧之憂無補疆
圍侵凌之患而中朝士大夫又重聲譽而略綜核騰
口說而賤事體故允蹈者少浮夸者多遂使生靈厄
於原野轉輸殫于道塗非軌事諸公之過哉 天子
嗣大曆服起前少師吏部尚書晉溪公于戎伍改兵
部尚書授以節鉞總督茲事公至萃邊方重臣於帷
幄而論之曰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
可深拒以窮兵唯順則撫故賞斯恩焉唯逆則拒故